

古迹

方其军/文 朱敏明/摄

那是一个春日午后，我去了余姚市梨洲街道陈洪村。如果不是因为马彩浓女士的邀请，我或许至今都不清楚，从余姚市陆埠镇的十五岔沿溪走进，经过黄宗羲墓地，经过阳明山庄，竟然有一个曲径通幽、柳暗花明的所在。以前，我常常听闻在黄宗羲墓地附近有一处化安双瀑。从黄宗羲诗文，从陆一飞画作，猜想，化安山上肯定有那么一处瀑布胜景，但是，不知从何处寻起。我总是止于陆埠镇地界，不曾想过再往里走会是怎样的风光。

这次因为熟人领路，确信只需往前走一走就会遇见炊烟人家，自然就欣欣然了。陆埠镇与梨洲街道相邻，沿着并不宽阔但足够平整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上，春天的繁花、昆虫、鸟儿等，都是沿途的灵动风景。我神往化安双瀑多年，化安双瀑似乎同样等多我多时，那恰到好处的丰沛，那恰到好处的细瘦，犹如两缕白练，在那里飞翔。

化安双瀑所在的村庄，属于梨洲街道，名为陈洪。一个村庄，为什么取名为“陈洪”，难道村里陈姓、洪姓为主？我一边走着，一边在手机上查阅资料。哦，与一位革命先烈有关，这一片平静的土地，曾经有过战争的洗礼。这里，应该说是革命老区的一个地理组成。我的心思，不由得从化安双瀑而落在先烈的传奇上。那位叫陈洪的革命先烈，是金华浦江人。我向党史办的朋友作了确认，在这里，请允许我将先烈的履历予以“陈列”——

陈洪，原名陈鸿，1906年6月23日出生于浦江县岩头陈镇的一户殷实家庭。1925年8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9月，任中共宁波地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。1927年初，受命赴上海吴淞。1928年2月5日，任上海浦东区委书记、江苏省委候补委员。6月，调任中共无锡中心县委书记。7

相遇陈洪村



化安双瀑

月，任京沪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。10月，任京沪特委代理书记。1930年4月29日晚，因叛徒告密，被捕判刑9年11个月。抗战爆发后，陈洪获释。

随后，陈洪辗转赴延安学习。1938年8月，被调往皖南新四军军部，任教导总队第五队指导员。12月，任中共苏南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。1939年12月，被选为中共苏皖区委员会、组织部部长。此后，率江南武装部队，在苏皖各地坚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。1943年春，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陈洪等一批干部到浙东地区工作，他被任命为中共四明地委书记。1943年11月26日，陈洪率领后方指挥人员及武装途经姚南紫来庙，在下岭时与顽军遭遇。在战斗中，陈洪不幸中弹牺牲，时年37岁。

就是这样一位南征北战的革命

志士，最终停留在余姚绵延的某处山岙。青山处处埋忠骨，英烈不朽。以一个村子的命名，老区群众将永远铭记奉献青春与热血的英雄。现在，陈洪村由川水、游场、流水潭三个自然村组成。我看到一段简介：“陈洪村自然风光优美，村民纯真质朴，错落有致的房屋依山而建，数条蜿蜒曲折的溪流贯穿，宁静美丽如世外桃源。在春季，瀑布岩石上繁花摇曳，秀美可爱。经夏雨，湍流击石，岩纹清晰可辨。”

那一层层层的梯田，那一簇簇的山花，让我在清风里读到播种的季节密码。农人在劳作，锄头闪亮，无论是锄柄，还是锄刃。同行者中有相识的，与田地上的劳作者打招呼。乡亲的温煦感与春日午后的微风一样，带着清新的泥味与花香。在芳草萋萋的古道石阶上，一脚一脚地踩响烂漫的时光。同行人说：

“现在，这里的许多农民真不靠田地吃饭，有积蓄，有社保，吃吃用用根本不愁，但还是会摸摸地头，因为对土地有一份依恋。”

我感叹，现今的安泰盛世不负当年先烈的付出与牺牲。那一条条古道，如同经脉；那一个个村落，犹如器官。别看山林重重，其实经脉四通八达。看似偏于一隅的陈洪村，有捷径可以步行至余姚城区。陈洪村像一个隐藏的枢纽，缓解着时空的重压。

临走时，我在手机上记录了几行句子：自陆埠老镇/无数次拜谒龙虎草堂；黄梨洲隐居的书房。/以为是俗世的界碑，越过就是莽原/然而走着走着，邂逅青墙黛瓦的章节//黄梨洲躲在大清的背面/而一个壮烈的村坊躲在黄梨洲的身后/猕猴桃的绿色藤蔓在红瓦间生龙活虎/犹如图腾。

念猫经

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当一个人自言自语、自念自吟时，宁波人会调侃：“你在念猫经？”

猫静下来时会发出低沉的呼噜呼噜的声音，这就是“念猫经”。很多人认为那是猫在打鼾，其实不然。那是假震动时发出的声音，表明心情愉悦、放松。也有科学家说，那是猫在自疗，这种由喉头发出的呼噜声有助于它们治疗骨伤及器官损伤。猫常常爬上屋顶，蹿房越脊，从高处跌下来，因为尾巴有平衡功能，又有完善的机体保护机制，一次次，总能化险为夷。所以，有话说“猫有九命”。另一句话是“好奇害死猫”，意思是说，猫既然这么命大，害死它的只能是自己的好奇。平常，猫总爱东闻西嗅，就像人好奇，不时在探索什么。

对于猫，世人似乎有截然相反两种态度。一种，宠之爱之。在爱猫人的眼里，猫乖巧、机敏、娇憨，充满灵性。另一种，却非常厌憎。他们认为猫阴险、狡诈，连眼光都是冰冷的。

有两段关于猫的“公案”，让人印象深刻。传说武则天怕猫，她禁止在皇宫里养猫。因为，在她成功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这两个情敌兼政敌后，曾经用权术，“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，断其手足，投酒瓮中，曰：‘令二媪骨醉！’数日而死，又斩之。”萧淑妃临死前咬牙切齿地咒她：“阿武妖猾，乃至于此！愿来世生我为猫，阿武为鼠，生生扼其喉。”于是，这就成了武则天的心病了，甚至做梦都会梦见猫来咬她。

还有一则是关于钱钟书和林徽因的。据说钱钟书、杨绛夫妇在清华时，和梁思成、林徽因比邻而居，两家都养猫，猫竟成了“爱的焦点”。可那两只猫经常打架，于是，钱钟书特备一根长竹竿，半夜里，一旦听见猫儿叫闹，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，拿了竹竿，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。后来，钱钟书写了小说《猫》，有人怀疑他影射沙龙女主

林徽因和她的朋友们，也有人之为之辩护。虽然，杨绛引用钱钟书自己的话劝他，“打猫要看主妇面”，但究竟两家是否因猫而心生嫌隙，不得而知。

宁波方言中，对猫也是褒贬不一。

猫大概是怕冷的，一到冬天，就会躲到灶间。一灶间暖和，二灶间总有吃的东西。猫蜷缩成一团，钻进灶洞里，结果弄得灰不溜秋的。于是，就有了“偎灶猫”之说，常用来比喻懒散、萎靡不振的人。英语中，老年人称为“old man”，而宁波话叫“厠而曼”。这个“曼”就是方言中“猫”的发音。厠，在宁波话中有拎不清且执拗之意。一听“厠而曼”，脑海里就是“偎灶猫”一样猥琐、糊涂又固执的老头形象。还有一个词，叫“惹厌猫”，比喻让人厌烦的人，且指的是女性。这大概跟神话中猫总是以女性身份出现且叫春时声音又极其高亢、烦人有关。

但是，也有把小孩比喻作猫的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有句话，叫“打猫不离灶”，意思是不管主人怎样呵斥、惩罚，猫仍然要到灶间去。这也好比自己的孩子，虽然常常教训，打之骂之，却有着浓浓的亲情。还有，经常缠着父母的孩子，被笑骂作“绕脚猫”。假哭的，被称为“假叫猫”。小孩子的脸脏脏的，大人就骂“看看你那灶猫屁股”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词，周时奋《活色生香宁波话》中写“烂眼丑貌”，是指人面貌丑陋，而有的地方写成“烂眼秋猫”。窃以为，“烂眼秋猫”更生动、确切。因为，在宁波话中，这两个词音相近，在我的家乡慈溪，根据发音，似乎是“烂眼秋猫”。秋天出生的猫，眼睛烂的多，春狗秋猫，都是不容易养的。

话说“藏猫”是捉迷藏，那么，“躲猫”呢？那就是暗中埋伏，想来个突然袭击。躲，是捕捉老鼠、雀鸟的工具。“卖猫”则是用种种托词拖延时间，甚至借故不参加理应承担的行动。

猫，还真有一本“猫经”。

晒旧衣

风物

张晓红

梅雨期过后，进入三伏天。家乡习俗，需要晾霉，就是把已经收起来的或贮藏多年的衣被等晾晒一下，去除因梅雨带来的潮气。

我有两大皮箱的旧衣服。那皮箱是从太祖母手中传下来的福建大皮箱，有樟木箱那般大，足见我的旧衣数量之多。依照母亲在世时的习惯，必要在三伏天的阳台上，打开大皮箱盖，把衣服抖开来，有的晒，有的晾。

看那些已经静静地躺了很多年的旧衣服，清代诗人周寿昌的七绝《晒旧衣》就浮现脑海：“卅载绡袍尚存，领襟虽破却温馨。重缝不忍轻移袂，自有慈亲旧线痕。”语言朴素自然、明白如话，道出了人们对于旧衣的特殊感受。

虽然日渐衰老的容颜、已然发福的身形，让我没有勇气和兴致，哪怕只是伸出胳膊去试穿一下。可终究还是不舍旧衣——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情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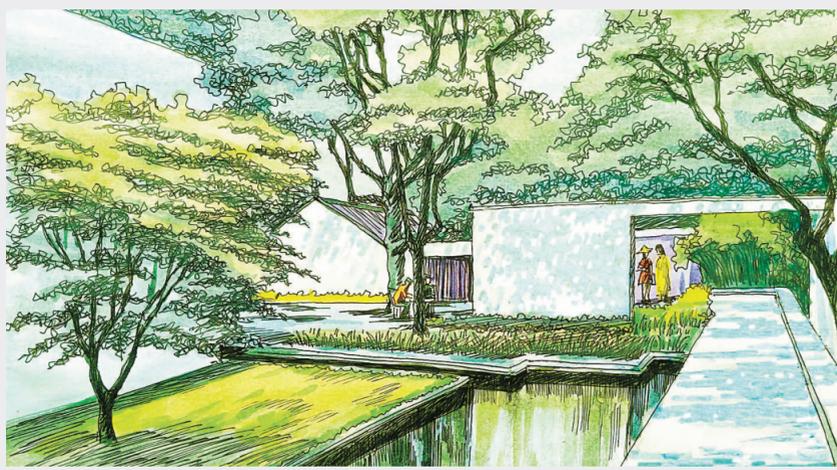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件件红色牡丹花图案的织锦缎的轻薄丝绵外衣，是母亲为我缝的嫁衣。修身、收腰、精致、玲珑的样式，传统精美的盘扣。几十年岁月已过，这件红艳而不媚俗的嫁衣，在夏日阳光的映衬下，依然流转着当年衍生的喜悦，似乎定格了新娘娇羞答答又俏丽妩媚的模样。我的手在这件嫁衣上轻轻地摩挲，母亲密密的旧线痕，依然铺展着满腔的爱意。对于慈母的思念，已然超越了对衣服本身的珍视——这件嫁衣怎忍丢弃？

那一件件鲜红色全毛细绒线织成、当时称为“蝙蝠衫”的宽袖紧身的毛衣，沉淀了我的青春记忆。在我的葱茏少女时代，从来没有大朵大朵的玫瑰在衣服上绽放。一件蓝卡其外衣，内衬粉白的府绸布衬衫，是当时最傲娇的时装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镇上新开了几家布市，出现了上海产的“皇后牌”全

甬城·博物馆

宁波园林博物馆

宁波园林博物馆位于绿岛公园内，总建筑面积5449平方米，是浙江省首个园林专题博物馆。该馆巧妙利用公园原有良好的生态环境，保留了场地内所有景观树木及主要建筑，采用简洁素雅的新中式建筑风格。博物馆内共设有六大展厅，分别展示各个时期宁波园林发展的历程。（丁安 绘）



盛夏的木莲冻

回味

陈峰/文 王瑛/摄

从窗缝漏进一道光线，斜照在母亲身上，正是午后时分。

母亲在忙什么？只见她双手浸在瓦甏里，就着一个纱布袋，反反复复使劲地揉搓。我问，“妈妈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你哥发烧了，做木莲冻。”母亲瓮声瓮气说，听得出来，她把力气花在揉搓上了。

啊？木莲冻，就是阿婆在樟树下叫卖的木莲冻吗？就是母亲舍不得花钱买的木莲冻吗？有没有听错？

是的，是的。原来母亲会做，真是太好了。

我急着过去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。每当这时，我就想讨好母亲，让她觉得我是三个小孩中最乖的一个。漏进来的一道光线在母亲身上盘旋，像追光灯跟着，这让母亲隐去了平时的严厉，变得温婉可亲。

“你去打桶井水来。”母亲瓮声瓮气吩咐。

要是平时，我可不愿意干这重活。可这会儿，小哥躺在床上“装死”，哼哧哼哧，大哥“不知死哪里快活去了”（这是母亲经常数落大哥的原话）。所以现在，这事只能轮到我了。

打井水是个技术活，打的次数多了，手就有了“范”，这难不倒我。井潭边虽然浇了水泥，常年潮湿的地盘还是青苔遍布，得小心避让。经常有小孩子滑倒，来个猪啃泥，让人看到，指指点点能笑半天。

回到家后，母亲又支使我，去门口掐几瓣薄荷叶，捣成汁。

汁液滴进水瓶中，成了清清凉凉的薄荷水。我好奇地看着，透明的胶状液从布袋中缓缓析出，慢慢凝合。桶里的井水，阴森森的冷，瓦甏放进桶中，盖了顶草帽。当然，不能让井水漫进瓦甏。

母亲规定了时间，两小时后才能拿出来。“嘀嗒——嘀嗒——嘀嗒”，桌上的闹钟，图案是一只小鸡在啄米，一分钟二分钟……五分钟才走一个数字，真是慢得人昏昏欲睡。有人叫我去玩，不去。时间过去了许久，小哥好像算准了时间，一骨碌，起来。见此情形，他准备去掀草帽。这时，天边突然滚过几声响雷，小哥停顿了一下，我上去阻止，“哥，还有五分钟呢。”小哥白了我一眼，“真是死脑筋。”

小哥掀开草帽，瓦甏里面是一块晶莹剔透的“冰”，我用指肚轻轻一压，有弹性。母亲闻声过来，“慌什么慌，一边去。”这时，天光黯淡下来，要下雷雨了。母亲脸上暗沉沉的，那道光线早已断了，碎在地上。母亲又恢复了平时的严苛，用勺子把一片一片的木莲冻舀进碗中，淋一勺糖水，滋几滴薄荷。

我和小哥坐在廊檐下，捧着碗，晶晶亮的木莲冻躺在白瓷碗中，用调羹轻轻一碰，木莲冻颤颤巍巍，晃了晃，黯淡的天光霎时亮堂了许多。

母亲第一次做木莲冻，疑似失手，因为木莲冻一舀就碎，化成冰水，但我们谁都没说，囫囵吞下，直夸好吃。小哥因为发烧连喝了两碗，据他自己说，浑身舒坦，热度是真的下去了。

后来，母亲在家里再没做过木莲冻。村里的阿婆每年夏天会做木莲冻，在香樟树下设摊，她请家里



刚上学的孙女在黑木板上，手写三个歪着腰的粉笔字：木莲冻。一旁置着铝铅桶，用来洗碗，还有盖着纱布的搪瓷脸盆，里面荡漾着木莲冻。每次经过，我总要舀上一碗，加糖，扎洞的塑料瓶“滋”地喷出几柱薄荷水，这味道过喉难忘。等我上高中时，听到一首风飞飞的歌《凉啊凉》：“我又来到大海边，看着海浪和蓝天……清凉的海风吹啊吹，我爱夏的滋味……凉啊凉啊凉啊凉，阵阵凉风吹得我……”霎时，心里涌上木莲冻透心凉的味道，夏的味道不就是木莲冻的味道吗。

木莲冻是苏浙一带的消暑饮品，不知道它在民间流传了多久。后来我知道了四川凉糕、福建石花冻、梧州龟苓膏，想来该师出同门吧，如果可以搭点边，那木莲冻的历史大约也有千年了。

不过有一点弄清楚了，那时候民间做的木莲冻，原料采自薛荔，老屋的石墙上爬满了它枝枝蔓蔓的身影。那时候，阿婆剖开薛荔，取出木莲籽，做出一碗碗木莲冻，沿街叫卖，“木莲冻——吃喇——木莲冻”，悠长的叫声勾着我们的魂。吃下去的，岂止是清凉，还有流光，盛夏的流光。

